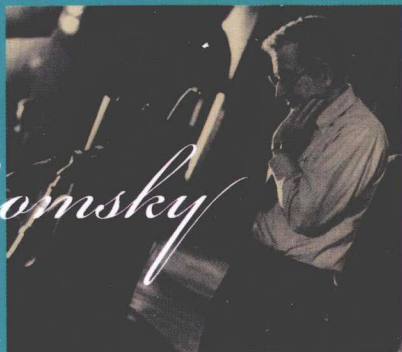


Noam Chomsky



未名传记图书馆·名家评传丛书

乔姆斯基

[德]沃尔夫冈·B.斯波里奇 著
何宏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Noam Chomsky

未名传记图书馆·名家评传丛书

乔姆斯基

[德]沃尔夫冈·B.斯波里奇 著
何宏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482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姆斯基 / (德) 沃尔夫冈·B. 斯波里奇著; 何宏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4

(未名传记图书馆·名家评传丛书)

ISBN 978-7-301-17031-1

I. 乔… II. ①斯… ②何… III. 乔姆斯基, N. (1928 ~) — 评传
IV. K83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0277号

Noam Chomsky by Wolfgang B. Sperlich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2006 in the Critical Lives series.

Copyright © Wolfgang B. Sperlich 2006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 REAKTION 出版公司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书 名: 乔姆斯基

著作责任者: [德] 沃尔夫冈·B. 斯波里奇 著 何宏华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031-1/K·068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32 开本 5.875 印张 150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乔姆斯基在讲演。

目 录

第一章	孜孜不倦的一生	1
第二章	语言学家和哲学家	26
第三章	政治活动家	76
第四章	读 报	147
	参 考 文 献	177

第一章 孜孜不倦的一生

历史上，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往往都带有一些传奇色彩。他们绚丽多彩的生活，为许多传记作品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而且不乏一两桩风流韵事。譬如，弗里德里希·席勒是德国剧作界的叛逆者，他偶尔还从事一点学术研究工作。1789年他在耶拿大学首次演讲时，注意到听众人数众多，远非讲演厅所能容纳。年轻的席勒没有要求组织者在附近为他找一个更宽敞的地方，而是抓住这一时机，随着拥挤的人群步行穿过耶拿的街巷，来到了市政厅。面对着数千名狂呼“自由”的热情听众，席勒侃侃而谈，迅即赢得了该市思想开放的女士们的青睐。再如其他为自由和理性奔走呐喊的斗士们，如让-保罗·萨特和伯特兰·罗素，其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常常在当地引起波澜。即便被人们称作劳动人民英雄的乔治·奥威尔，也从来没能脱离其早年接受的，专为上层子弟而设的公学教育的背景。我们相信他的传记作者们也会持有这种观点：这些活动家们——不

论是声名远播者，还是默默无闻者——无不坚忍不拔地战斗着，为改善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而战斗着。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人类自由战斗，同时在科学与艺术领域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诺姆·乔姆斯基就是这样一位当代极著名的斗士，也是一个极具资质的科学家。但他是不是一位能给传记作品提供丰富素材的人物呢？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他本性自由，深怕自己可能成为任何故事的主角。他对人们来看望他，聆听他的讲话，甚至崇拜他之事不以为然，常拿此类事情开玩笑，因为，实际上他可能是迄今为止站在讲台上最



乔姆斯基在办公室工作。

令听众感到枯燥无味的演讲者了。演讲一旦开始，他的神情与口吻很快就会变得严肃起来，他说他知道听众之所以来听他讲话，就是因为想听听他对于大众所关注的，有关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的看法。这些时代问题对他们很重要，对于他自己也是如此。难道他真的能知人所不知吗？他认为听众显然不会这么想的。人们仅仅想获悉真相，而他们知道真相已被围绕身边的强大的宣传机器所遮掩。他的作用与技巧就在于掀起这层面纱，揭示事实真相。乔姆斯基认为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切，所需仅是人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探索与理性的逻辑思维活动中去。

关于世界的两大问题分别是柏拉图之谜与奥威尔之惑。乔姆斯基是这样描述他们的问题的：

柏拉图的问题是……在可以借鉴的事物极端贫乏的前提下，解释人类如何能够获取如此丰富的知识；奥威尔之惑恰恰相反，他欲了解的是在能够借鉴的事物极端丰富的情况下，人类为何所知甚少。^[1]

对于政治活动家而言，奥威尔之惑准确表达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传递了一种在蜂拥而来的信息面前缺乏行动的绝望情绪，然而事实是人们只要稍加活动，情况即会为之改观。人类为什么不能阻止战争和种族灭绝行为？为什么不能减轻贫困带来的痛苦？人类为什么不能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

中，公正与平等成为常态而不仅仅是例外？与此相反，柏拉图之谜恰恰需要像乔姆斯基这样真正的科学家来解答。正如伽利略、笛卡尔、洪堡特这些先贤哲人们一样，乔姆斯基心存疑问：“语言环境所提供的输入极端贫乏，但人类是如何获得他们所谓之语言的能力呢？”在无人教导的情况下，我们是怎样知道所有的语言规则的呢？我们又是怎样说出我们既从未听过，又从未说过的话语呢？这种能力肯定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不像广告公司之类的机构所宣传的那样，它们的所作所为纯是为了控制人们，攫取暴利，力图使人们相信，这些能力是可以通过他们所设计的途径获得的。

我们还是赶快打住的好，因乔姆斯基会说，不要混淆科学与政治概念。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正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素的数理逻辑原则一样，乔姆斯基的语言学需要人们在科学的方法论上花费数年的时间与投入，来发展新的理论，做出新的发现。相反，政治活动属于普通人的社会活动领域。当然，科学家也是普通人，但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未必是一个出色的政治活动家，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事实表现出的情形往往是恰恰相反——不论我们对这一可能性怀有多么美好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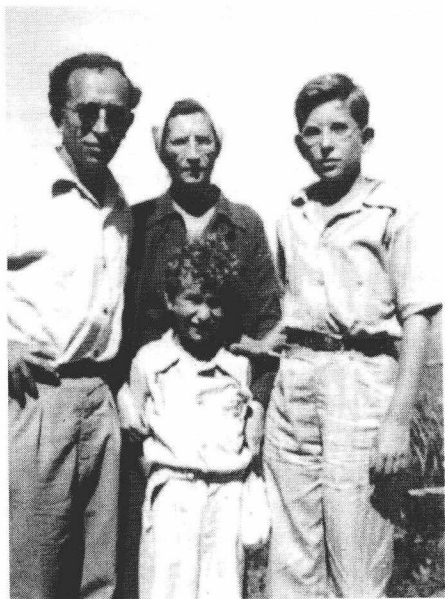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最好把诺姆·乔姆斯基当作两个人来看待：科学家（语言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私生活是以缺乏引人眼球的逸闻逸事而著称。考虑到他所享有的地位——我们会注意

到他的地位是在不经意间取得的——他的收入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保障，我们说他是第一个明确指出，他过的是一种优越的生活，至少与美国的劳动人民相比是如此，更不要说和所谓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得让人触目惊心的、广大劳苦大众的生活相比了。然而，更为可贵的是，有这样一群人，敢于直言不讳地指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世界存在压迫和令人目瞪口呆的社会不公，而他是中坚分子。不可避免，他受到了权利世界的联合诽谤，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主流媒体——德国的新闻杂志《明镜》周刊就把乔姆斯基描写成一个“反美群众的阿亚图拉”（Ayatollah des anti-amerikanischen Hasses）。^[2]

2005年，乔姆斯基庆贺七十七岁寿辰。这离他成为八十岁的语言学家与政治活动家时日不远了，此时，他一定还记得妻子卡罗尔在其七十岁生日聚会上当众所许下的愿望：“哦，七十岁很好，但我真正期待着的是八十岁！”^[3]生日那天，像一年中其他任何一天一样，乔姆斯基收到了二百多封电子邮件，与他探讨语言学、政治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他回复了所有来信，一周中的每一天几乎都在写回信（尽管有一两个私人助手在此过程中予以协助）。另外，他还要准备演讲和讲稿、学术论文、近期著作以及其他写作工作。作为麻省理工学院退了休的名誉院聘语言学教授，他依然积极投身于教学与科研工作，贡献远远超出了其职责范围。乔姆斯基嗜读如命，且殚精竭虑以求理解。经年以来，他建立起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即便如此，他

亦未停止其求索。他著述丰硕，成就斐然，然而他自认为还比不上工厂流水线旁工作的一名普通工人，因为与工人阶级相比，自己拥有显然优越的社会地位。因此，在他们的成就面前，他所取得的成果也就算不上什么了。但显而易见，科研工作者的秉性已楔入乔姆斯基灵魂深处。

这种高产、创造性思维能力从何而来？来源之一可以说是基因遗传环境：乔姆斯基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这种能力已经“根植于他的骨子里了”。无疑，这是对其父母的褒扬。乔姆斯基的父母 1913 年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移民来到美国，双方都具有激进的、正统犹太教的家庭背景。一如许多成功的移民故事所述，经过艰辛的努力和工作，他们终于在美国立住了脚跟。其母埃尔希是一名教师和社会活动家，在美国当代主流文化的夹缝中，尽力维持着乔姆斯基家族传统的生活。其父威廉是较有名气的希伯来语学者，精通希伯来语法。埃尔希在纽约的娘家人中有几位对政治极为热心的人物，而乔姆斯基的父母也均为罗斯福派民主党人，醉心于杜威主义的教育学说。作为犹太人就意味着是希伯来—犹太复国主义的拥护者。对于乔姆斯基的父母来说，确切地讲，他们拥护的是阿哈德·哈姆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应作为文化中心，建立犹太国的想法不应操之过急。乔姆斯基和弟弟大卫出生于美国费城，这里是民主党的堡垒，一贯关注教育与社会问题，这样的成长环境自然会不断地刺激他们智商的发展。其父对于语言孜孜不倦的深入



威廉·乔姆斯基博士，埃尔希·乔姆斯基，和孩子们(大卫与诺姆)在一起。

探索，对乔姆斯基来说是进一步的促进。三十年代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晚近以来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除经济大萧条引起的社会动荡外，在他们生活、成长的城市里还有更引人注目的国内、国际运动。如奥威尔的文学作品所述，整个世界笼罩着一种集权专制主义的阴影。在费城，这种迫害的阴影对年轻的乔姆斯基来说显得尤为真实，尤其在街巷中，因为他们家附近有反犹太（闪族）的邻居，这是一群右翼天主教徒，其右翼观点，部分源于爱尔兰和日耳曼天主教义。

乔姆斯基的家庭竭力维持着 FDR（富兰克林·D. 罗斯福）

式的自由主义生活，而这时的他却逐渐受到家在纽约的姨夫的影响。姨夫告诉他，世上有远比 FDR 自由主义内涵丰富得多的思想，包括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与被国内外宣传机器误导、压迫的人们大联合。这使他用心倾听周围人不同的声音与观点，不同的语言所传递的信息。乔姆斯基家的社交圈子很小，但至少要有纽约的姨夫，他给乔姆斯基传播了不少新的思潮。

诺姆的正规教育开始得相当早：几乎还不到两岁就在橡树湾县立走读学校注册入学，这是一所天普大学经办的杜威试验学校，在那里，他一直待到十二岁。

乔姆斯基对脑力活动有一种天然的偏好，他以批判的眼光阅读了大量的现代犹太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同时还涉猎关于希伯来语言研究的一些艰深的学术著作（这其中包括其父研究 David Kimche 的博士论文）。早期的这些阅读活动大大地促进了他的智力发展，这对于十二岁的孩子来说显得极不寻常。然而考虑到他优越的家庭环境，这种进步也就不那么令人惊奇了。他的家庭给他提供了几乎所有智力发展所必备的条件，另外，乔姆斯基在探索方面的竞争意识越来越强：据他家的一位朋友说，乔姆斯基早就说过要“超过他的父母”。^[4]可以想象得出，他的父母自然会很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儿子早早就确立了为一个美好世界而奋斗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把他看做是“神童”，或什么秉性特异的孩子，因为这与其父母所持的教育观念相冲突。

犹太社区的生活小圈子也使得人们越来越具体地思考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该政治对后来的世界格局影响至深，而其自身也存在着极大的矛盾，乔姆斯基在很小的时候就陷入了这种困惑。一些有心人注意到，拥护还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这一问题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棘手而尖锐的政治与文化领域所关注的焦点，尽管我们早已在乔姆斯基身上确凿地看到了这种困惑。当其他非犹太社区的孩子们还在热心于阅读超人之类的科幻喜剧书籍时，乔姆斯基则开始了与其学校的小伙伴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这一现象发生在乔姆斯基身上，一点也不令人奇怪，虽然，按当时的美国社会环境来说，我们也可以说在任何年代，这终归是一种非正常情况。即便如此，乔姆斯基还是说，谈论严肃的话题并不是那时生活的主要内容，孩子们天性的嬉戏活动仍占每天的大部分时间。

十岁时，他就法西斯主义散播问题给学校校报写了一篇社论。直到今天他仍记得文章的第一句话，似乎是“奥地利陷落了，捷克斯洛伐克陷落了，现在巴塞罗那也失陷了”。两年后，乔姆斯基醉心于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经常出入纽约的二手书店（许多当时的这种书店是由躲避法西斯迫害的难民经营的），盘桓在一个无政府主义杂志（《劳工自由之声》，*Freie Arbeiter Stimme*）的编辑部里，时常与姨夫展开讨论。十一二岁的儿童终日思索类似问题，或许再一次让人感到非同寻常。然而，乔姆斯基说十岁的儿童是可以理解这些问题的，因为这是

基于常识性的根本问题，适用于有思维能力的任何年龄阶段的任何人。但是乔姆斯基，终其职业生涯一生，也没有看到他有幸受到的那种教育模式有任何进展，这也难怪他继续大声疾呼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主流教育需要锐意改革。目前的问题在于，一个基于威权等级制度的社会，不会长期忍受与之相悖的另外一种教育体制。但是，从中我们看到的一个关键的启示就是，积极的、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是可以实现的，这正如在巴塞罗那的工联主义运动建立了一个虽然为时较短，但真正属于工人的工人协会一样。当乔姆斯基被描绘成一个工联主义者和 / 或者一个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时，这指的是他高尚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这一点，即便较为温和的诽谤者也承认；而事实上，如许多他的前辈所表现出的那样，他的意识形态总是现实主义的。

十二岁入费城中心中学时，乔姆斯基着实吃了一惊。费城中心中学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但该校实行的却是一种“提供虚假信仰体系”的教育。^[5]他成绩优异，但不久就深感不安，注意到这与他以前就读的学校有些不同。在以前的小学，优秀纯粹是与自己以前的进步程度作纵向的比较，而在费城中学，优秀则是建立在与成绩较低的同学，横向比较基础之上的。关于乔姆斯基高中时期的一则故事，就讲述了他与竞技体育活动决裂的事情，这可是校内外都趋之若鹜的一项活动。一开始，乔姆斯基还和伙伴们为校足球队摇旗呐喊，不过，有一天，他

意识到这一行为的愚蠢，尤其在感到他实际上“憎恨”自己的学校的时候。这反映了一些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烦恼，这些学生憎恨自己的学校以及学校所代表的一切事情。奥威尔是乔姆斯基敬佩的作家（他是持一些保留态度的），就以使用明确无误的话语，激烈抨击自己所受到的教育而著称；当然还有其他几乎数不清的一些文化名人因这一行为而为世人所知。

十三岁时，为了逃避费城的加身桎梏，乔姆斯基开始前往纽约作定期旅行，拜访妈妈的娘家人，这是一个犹太劳动阶层文化氛围很浓厚的家庭。前文提到，他的姨夫，密尔顿·克劳斯（与其母的姐姐结婚）在七十二大街经营一个书报亭，这个报摊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众多的中产阶级人物和专业知识分子，成了他们的聚会地点。他们中许多人是德国流亡者，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一些人。克劳斯是一个自学成材的人，其时醉心于心理分析学说。晚间来报摊闲谈的人中，有一些是专业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分析专家，同样，大都是德国难民。（他的姨夫最终成了一名业余心理分析家，并在滨河大道买下了一幢公寓）乔姆斯基因此结交了一批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朋友。他在回忆这件事情时说“这是我十来岁时接受的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文化”。^[6]徜徉在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学说之间，乔姆斯基时常光顾《劳工自由之声》编辑部。该刊物有一个著名投稿人——鲁道夫·劳克，他撰写了不少说服力很强的，关于政治革命和无政府主义价值观的文章。

这期间经历的一件事情定是给乔姆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有这么一批具良知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奔走呼号，绝不为己，也从不为自己谋取哪怕一点点物质利益。这与他在纽约和费城所看到的市侩的、利欲熏心的资产阶级商人形成鲜明的对照；资产阶级中上层人物的行为纯粹受利己的、物质诱惑所驱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观念成为年轻乔姆斯基的处世原则。从他当时所受到的熏陶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父母所处的希伯来—犹太复国主义的文化圈子也是主张不为自己谋福利，而应献身于希伯来语言文化的复兴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等事业。乔姆斯基少年时代另一所得就是，“坏人”会攫取“好的”理念，因此，当意识形态被利欲熏心的人所绑架时，它就变得毫无意义。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委员的厌恶，与其对后来美国强权政治的执行人里根、布什之类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猛烈抨击，是一脉相承的。在阅读派性政治时评作家与地下作家的作品时，乔姆斯基又一次感到震撼，他们的观点与主流媒体和书店公开出售的书籍中所作的宣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者之间的反差大得不能再大了。为什么？因为后者是强大的宣传机器生产的产品。关于宣传机器，乔姆斯基后来对此有极为详尽的剖析。战时造成的公众普遍的偏执狂，再一次加深了别有用心的宣传与事实真相之间的鸿沟。

十六岁时乔姆斯基高中毕业。这时的他已经完成了他人所